

秘笈

十

野客叢書 七之九

漢書門			
三	一	五	八
九	四	函	號
一	〇	九	冊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漢
七	〇	九	書
〇	九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2 (10)
函號	370 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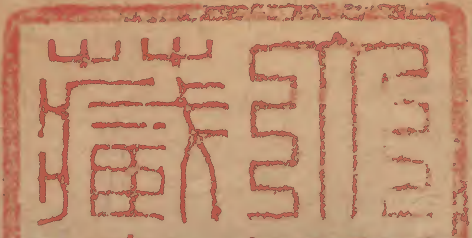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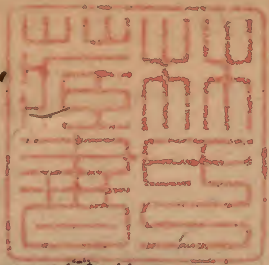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七

七 淺草文庫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弼張昞校

徐折詩

西清詩話徐折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劒去

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千年來是事消磨

盡只有青山好靜看余記一雜說謂一婦人能

詩舉其一絕末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

山眼不枯語工於徐

富公奉使語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
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既故北朝
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
唐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
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

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
重資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
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璠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
徇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邪自嚴安為是說
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王矣時師旅
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
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我已大病矣今爭
帝王之資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

之良策也元璿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
意非特抗也

逍遙谿愚谿

王建逍遙谿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
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
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
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
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

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
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勝殘陽
寂寞出樵車余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逍遙公隆
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攀輿翟禕增貢泉
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
者逍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
恙之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
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

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
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
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
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
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茲
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

也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
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
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
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
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
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
在前世罕傳焉

賤庶出之子

子不復談卷之七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
武曰佳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
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
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
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
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
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
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

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
仍此爲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
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
諸子至母卹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
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以母卹
爲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秦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爲秦夫人或者以爲異余謂

漢人多書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為太如郭泰鄭泰為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為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搏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

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碑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

聖朝書譜卷之七
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
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
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
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
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燕當時有揚一益二之
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祐

詩曰十里長街市

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

只合揚州死禪智

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

千燈照碧雲高樓

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

日猶自笙歌徹曉

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

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

天詩曰通州海內恹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

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

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

襄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余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

哉

不可為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余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一頃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趨仲瑀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中小釵為驗其受禍如

聖者言論卷之七
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爲可傷也莊子謂
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
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酒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
甜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
而酸醜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
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

爲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
魏人度語所謂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說然又
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爲酒
濁者爲醜清者聖明濁者頑騃余謂酒之清者
爲聖可也若與濁者爲賢何哉當爲頑愚魏人
度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
爲善也魏略以白酒爲賢

亭長

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
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
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
省亦有也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也
如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
一人

上巳

沈約宋志謂舊記郭虞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

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祈禳祓潔擊鼓
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
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韓詩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東晉引周
公十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
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灊
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漢指隅人祓除國
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

聖客語
有在秋間者不必春
春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
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
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
必巳也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可
輩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
始不跪拜古者女
秦嫂四拜自跪亦
王長跪請教桓範
之跪如吕后跪謝周昌蘇
證也或謂長跪二字如秦
我寧見三公長跪之類不

知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
倪吳越春秋女子
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
事

板輿

世率以板輿為孝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
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
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
傳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為奉母也梁韋睿

野菴叢書卷之七
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
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
好色賦相如儼之為美人賦蔡邕又儼之為協
和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為閑
邪賦應瑒為正情賦張華為永懷賦江淹為麗
色賦淹約為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撥刺乖刺

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不曉者讀為撥次案張
衡思立賦曰彎威弧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
詩曰雙鸞呀呷鬢鬢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
撥為跋所謂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
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刺乖刺者乖戾也如東
方朔謂吾獲乖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刺
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刺呼為

韻聲之轉也

駁安承明

駁安承明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揚雄賦先河反承明盧承明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文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汰風吹不動汰音闍羹臙之羹與夫地名不羹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就章皆讀為郎今俗謂相抵曰挨正書此字而樂天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坐

依音烏皆反正挨字今言不正者為天邪天讀為么而樂天詩日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伊邪反非么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天邪語今人多讀為么邪而不知為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人使風日帆風帆字作去聲呼案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日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
出入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雜說不約而同
者十居二三如謂直宗摘孟蜀王箴中語爾俸
爾祿數言為戒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閒話謂廣
韻枕字注枕木汁可漬鴨子謂之鹹枕此說已
見唐書音訓謂山谷詩月出虎夔藩出於老杜
伐人詩序此說已見藝苑雌黃謂詩願言則嚏
人說我則嚏此說見觀風編此類甚多如論杜

丹玉藥之屬亦皆前人論過容齋其未知邪前
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枕事見玉篇齊民要術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
規倣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倣
客難者有解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余謂
古人制作動有所祖如李尤為德陽殿賦其後
王延壽效之為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為

景福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爲消暑殿賦
又如揚雄爲蜀都賦其後班固僂之爲西都賦
張衡爲南都賦徐幹爲齊都賦劉楨爲魯都賦
劉邵爲趙都賦庾闡爲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
成爲汴都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曹植潘岳庾
闡皆有閒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
居以居止爲賦自曹植始

媵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
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
案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
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
晉人襲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
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
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

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了頭十三四則梁簡文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年十四五權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今才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年幾十六七杜子美虬髯十八

九則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不知入詩中用自焦仲卿始也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郵又考之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

野名詩考卷之六
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
九一十八並見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一年
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
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語
又出東漢周澤傳注

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
催歸二鳥名鳥名詩起此余考之其體亦自六

朝觀梁元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爲
雜體詩至不一也梁元帝所作爲多不但鳥名
也如獸名歌曲名龜兆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
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
如云晨鳥移去舸飛燕動歸橈獸名詩如云水
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歌曲名詩如云啼鳥怨
別鷓鴣鳥憶還家龜兆詩如云土膏春氣生倡
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
觀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
重昏之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
諱之說謬矣蓋俗書則然又觀溫彥博墓志正
觀間歐陽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
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況所謂偏旁乎又有以
見太宗不諱之德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
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
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蠶蜜爲證余謂坡
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
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蠶蜜則非
其類也固自有言蠶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飴
石蜜乃其等類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

石蜜也嘗考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盡蜜
爲石蜜又有所謂乳飴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
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
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
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
言此正櫻桃耳豈飴蜜之謂邪坡詩所言當以
此爲證

一杯土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
木尺之孤安在一杯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
謂盜長陵一杯土事據注步侯切乃哀字今人
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余觀歐陽行周集有或
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汚城
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
一杯土事是知明以杯字爲杯盞字用矣又考
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杯土字押者如隴西行

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
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
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濟仁壽。注畢構政事
爲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爲
此郡。余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
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

末召爲御史大夫，謂政事爲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

今人稱姓楊人爲木易，案楊氏姓文左從木，右
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亦陽字
耳。今人書鄱陽有省文爲番易者，蓋知此意真
詰，有爲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
書，其意謂周書爲易，木加易卽楊字也。乃知以
木易爲楊姓，其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
焉前輩多以束脩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
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
束脩爲束脯者非是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
未可以爲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
得宿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爲束帶脩
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

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
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
爲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
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筐一
匹脯一案五脰學生皆服青衿

語益精明

韋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
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

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而東坡頌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
以用之益精明余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宮無
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會漫錄謂樂天
俞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
豔媚之語李白之語又有所自觀江總迴身轉
豔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史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晚煙寒橘柚秋色
老梧桐豈不似少陵余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
城北樓詩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
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
聯雖小說實佳句余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
卽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
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
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

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眺懷故人詩雖居方
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
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
李邕尤長碑碣天下多齎金帛求其文余謂作
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足
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

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
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
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南史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
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

野客叢書卷之七
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
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余
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
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客我生
之長醉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之瑞應圖王者
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立息真州郡齋舊

有酒名花露人亦莫曉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
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真妃宿酒初消
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漢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引此且釋之
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卹百姓百姓
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

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
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
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
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
谷永傳無此語

淮南王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旦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

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
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
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
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衛青哉而何武
封事則曰虞有宮之竒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
南復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爲
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亦曰
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皂白

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
皂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
有四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兩龔傳曰聞之均
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
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
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
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皂舊矣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
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
其人為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
曰陳遵杜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
為陳驚坐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

注阿齡王胡之小字余謂胡之本字修齡呼阿齡者卽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爲阿源王處仲呼玉平子爲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爲小字乎

注又謂王愷娶桓温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爲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爲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

野客叢書卷之七
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
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
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
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
周歲卒雜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闕者而荒
誕者在所不取

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

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
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橐
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
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
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
之等矣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襲
至今而莫之革也余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
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

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終不至止唐也

李白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世皇豫游召白白時為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

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鞵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為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為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

野客叢書卷之五
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
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
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
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
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逐
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
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
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

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
其才白嘗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擿
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
爲親近所容聚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
此余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
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
不能不言温室樹又觀李陽本草堂集序謂出
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游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

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中曾過
或者云云明自因是疎之
草堂集草堂

其精以然貴也
其本曰管仲
太古以水醴而
神對華文
其精以然貴也
其本曰管仲
太古以水醴而
神對華文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八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張張昞校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百轉有日一更刁斗鳴校尉
遶遶城遙聞射鴈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
高城寒夜長試問弓並月聊持劔比霜三更夜
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梅花誤憶柳園人似

此五轉今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
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
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
河陽縣裏玉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柘賈島詩
燈下南華卷袂愁當酒柘許渾詩百年便作千
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

厚詩款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
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
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光羲詩珥筆趨
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
離愁劉媛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
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
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絲服
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詩

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此類甚多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
 四五出游翰墨場鮑昭詩昔如講上鷹今如檻
 中猿杜詩昔如水上鱗今如罟中兔庾信詩細
 管纏鐘落圓花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
 帖鼓腰鮑昭詩北風驅鴈天雨霜杜詩驅馬天
 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

詩合古入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
 鷹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為
 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
 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忘數相
 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
 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
 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
 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

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

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一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主也余觀西漢敘傳與天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為伺如琵琶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

到客蕭蕭言卷之八
批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
闇之闇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况
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象蒲萄燕姬酌蒲萄
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諒
闇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又考唐人之詩多有
如是者如張祐曰生摘枇杷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
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
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即
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

野客叢書卷之八
五
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
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
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
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
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
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猝然與景相遇備以

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余謂靈運
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勿心夢惠
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
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
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轉合要得之自然如
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
以爲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
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
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夫延
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
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
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
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
年疎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

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
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
有在

展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就宋元憲留題
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
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
圃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

樓余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
楚毅涵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
日休潺谿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
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
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
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柱陽人昇雲而去後女

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
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
何為洞仙傳謂仙公即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
蘇翰林公出遨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
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李湜

李湜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
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驥按展驥

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十八年建也

拗句格

禁衛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日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荅谿漁隱曰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

格余謂此體非出於老杜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余觀鳥詩又曰聲齊雜鳥語畫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

野谷詩集卷之八
畔僧薛能詩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含春谷
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
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
護高窅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
龜蒙詩曰煙徑水涯多好鳥竹塹蒲倚但高僧
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
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又不但對
鳥也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

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
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茶蘼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
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山谷作
茶蘼詩曰露溼柯鄣傳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
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

以此聯較之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當作去聲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瑣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宵寂寂無人語點淡梨

花雨

詒厥爰于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爰于謂子孫爲詒厥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爰于退之詩曰誰謂詒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爰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爲有自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曰爰于之始愈厚西漢未之聞也知文氣

自東漢以來寢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期則
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
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
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
所立者何事而曰卽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
望除卽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又考曹
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
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自魏晉人已有此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
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
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
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乃慕宋伯
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污遂行淫泆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此柳子厚河間

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
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
可無所自也

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
謂斜陽暮似覺意重余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
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
之中三見晚意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

春旣言斜景復言高春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
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
鵑聲裏斜陽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爲
暮乎

珊瑚春黃縢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
者如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縢是也李詢得珊
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無縢字夫旣言衣青衣

而春添一字何害但糜自是粥作米梁字用恐
有所未安耳春黃糜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慳慳
春黃梁之意不知糜豈可以言梁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並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
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睿太傅樂鄉侯
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
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為廣之子根為碩

之子皆先廣而殂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顏
萊無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
立碑此正與逢童相似得非為乃祖之故乎

殍飴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
滅裂如樂天題坐偶詩俱化為餓殍作天字押
杜牧之杜秋娘詩厭飴不能飴飴乃飴非飲食
也晉王薈以私粟作粥飴饑者鄉鑿甚窮鄉人

共飴之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音乃音嗣
非貽字也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
漢許楊傳舉謠歌曰飴我大豆享苜魁飴字無
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字
致韻文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官言餓
立野此五與蚤章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
來無以尚五卦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
考音長篇而揚雄箴曰野有餓殍

北固甘羅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
謂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
康非潤州也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
為然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
如張氏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
話錄言李勉至金陵屢謁招隱寺標致蓋時人
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

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按北史彭城王浹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

死而爲竈神事始曰竈黃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黃帝子累好遠游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漢馬氏傳注則曰共工氏子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伯婦一說又謂河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二曰馮夷史記相如傳注則又

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
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橛風俗通亦曰黃
帝時有神荼鬱橛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
賦曰守以鬱橛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
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橛高誘注戰國策
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雷其紛紜如此殆不
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類甚多

參軍簿尉

社詩脫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辭鮑注曰非謂簿
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
發姦偷此豈受杖者邪余謂不然子美之意正
謂屬吏受官長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
其來久矣且前漢王嘉爲宰相裸躬受笞其他
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觀此則知
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有說謂臣下有
過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後漢戴宏爲

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云云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椽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屬受杖之說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撫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庫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撻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笞楚唐書邕州經路使陳

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安吉今孫解臂杖十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今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勸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蒼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罪者邪古之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

要客書言卷之八
可或致之死如張敞棄案掾市之類是也上官
之權甚重而屬吏益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
相臨唐猶庶幾漢時尤甚自入國朝官守上下
之分雖嚴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監當均
謂比肩事主非惟無箠管之辱且省廷拜之禮
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意云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撞

郎藥崧自褻慢如此嘗考當時郎吏雖謂清選
其實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
令史二十人漢士往往恥爲此職至於用杖其
輕可知此風至齊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
罰者皆科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
以來其職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
責不應違昔科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
人不慙可持輸贖帝納之又觀世說桓溫在荆

州恥用刑罰令史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
捐雲根下拂地足之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之
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
如此

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暝天字並再押
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嘗質之叔父元度
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

分章之意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
之詩爲疑松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萍字
東坡一詩押兩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
又謂子美八仙歌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
可爲法余謂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豈但李杜
韓蘇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子卿詩曰四
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
贈遠人又詩曰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又曰

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值息
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心於此
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磨折忘所歸又曰
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爲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
字任彥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詩重疊
押韻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
古人分章之意與夫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
李杜詩皆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樓畝

晉左思賦餘糧樓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
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
出餘糧樓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
矣按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
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樓於畝畝知左思
此語祖邕也

魯直玉花驄詩

烏戌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曾直親染題李
伯時畫欲驥玉花驄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无
咎蔡天啓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允蹈齋官
書工有士人寫繁城祿筆法秀整試爲問姓名
當求寫此詩本著馬後曾直此紙筆力勁甚非
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一換三疊而止禁衛
謂之促句換韻又一說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
此作漁隱第言曾直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

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不知其苗裔蓋出於三
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
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
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
世言杜撰包彈本此然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
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

泗子美詩有杜酒偏勞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
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
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
石叅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益卒曰度撰滿堂大
矣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李周翰
注漢莊陽太字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

肱郡卿爲我臥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
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
之說翰蓋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
淮陽臥治初無高臥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
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玄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

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東流之意余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
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
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
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用
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
川先生聞之以爲蝶躄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
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

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
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
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
夢相悲冬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
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
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
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
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鷂史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鷂之鷂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
余讀唐張子壽集鷹鷂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
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鷂也迹隱於古人史
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
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
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鷂鷂春鳴北史文宣
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鷂入鷂羣左傳鷂鷂氏司

事也枚乘賦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
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一丁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
如識一丁字出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
說書此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
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爲信又
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

王平所識僅通十字恐是虛也亦未可知十字與
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也此與淮南子言宋
景公熒惑徙三舍之謬同史記謂三度

明光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
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
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
入明光宮又曰老死不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

帝太初四年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
也嘗考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
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
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
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
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爲一處顛倒錯
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爲去病用事
甚疎鹵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

宮師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車予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喪予之予戈汝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居音按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之說為當則是漢已前文字凡言車者蓋合作尺遮反凡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

然觀戰國策馮驩歌曰長缺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髡禳田之詞曰蟹堞者宜禾沓邪者滿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觀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周易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陳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自彡旁作車爲戰陣字而今魏漢間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爲大其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疋文只作隋今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疊字用三

日合作疊新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東漢碑疊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畢下從口據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古之非字自下從辛秦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之劦字從刀南朝宋太子名劦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漢人洛字書雜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土行土水之母故去佳

仍用水帑字或書作紙蓋古者以縑帛而書故
從糸後蔡倫剉故布擣作紙故其字從巾

蘭茶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
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
必闊葉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曰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
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

謂古之茶卽今之茶不知茶有數種非一端也
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茶如今
苦苣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茗茶
之茶也正萑葦之屬惟茶檟之茶乃今之茶也
世但知蘭茶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蓊笠綠蓑衣斜
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

女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為浣谿
 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兒
 錯認月沉鉤青蕩笠前無眼事綠蓑衣底一時
 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
 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玉肌花貌真得
 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
 無乃太闊浪乎僕觀權德輿詩亦曰新婦磯頭
 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

人不止顧況

望雲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
 舍其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
 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歔又梁瑄
 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
 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八

終

不謂其只其東南白雲立望斜照久
樹奔南其其高山雲朱裳小作殿
舍其下觀遊久之北五與北火示樹之意同示
火之將登太行山其白雲孤孤階去古曰昔時
皇雲
入不丑爾哉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九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發張昞校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
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
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余
謂此二字初非為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

野客叢書卷之九
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
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
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
頓仆死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
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爲言非虛語也子
美自傷以有用之才放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
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
不卹時政如此爲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

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史奔騰
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者舊悲舉此以驗勞
人害馬之說爲不誣矣或者乃曲爲之說謂勞
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鬢甚矣又考貢荔
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
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粵起
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者
後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敝於道

聖賢言行錄卷之九
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
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
鄙之授方城尉余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
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
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
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

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積毀
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
欲就欺人事何能追鬼誅是時先大中末幾二
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
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
隨州隨縣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

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

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嘗考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

八十薨考之帝紀薨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即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為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懈而擊秦軍既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余謂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恤哉觀其借箸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其功德為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其四百年之漢子房之功為不薄矣豈

野客叢書卷之九
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
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也蕃
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
六世祖良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
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
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
數至皓恰九世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
漢爲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

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
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爾隨筆
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意同案曲
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
云僞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
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

卽絕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
祐潛阪祐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祐來以恐
小兒轉祐為胡又南史載劉胡本名坳胡以其
面坳黑以胡為名至今畏小兒啼語曰劉胡來
啼輒止又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
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細素雜
記止得二事

傳說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
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
傳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為胥靡備資
也余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
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
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傳說也賈誼鵬賦
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斯游遂就兮卒
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傳說

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相師古注不辨其非
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爲刑人矣且
傅巖之作豈特孫僮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傅巖
銘亦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袞之服又曰說
始胥靡武丁卽祚蓋已如此言矣

翟公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矣
唐翁綬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

羅是誤以翟公爲翟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
惟翟公一出處不知前此嘗有是語鬻子曰禹
一饋而七起曰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
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設爵羅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
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
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

聖容叢書卷之九
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轡公卿數言
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
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
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
乃其正名非爲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
醒之義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

蘇合及都梁又曰氍毹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
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
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
不可看老杜詩也茗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
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遠有不行一
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余謂漁隱
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
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

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
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信然漁
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
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
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
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

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竝興而作
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
當此亂世詈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
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

聖宗詩話卷之九
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
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
詩余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
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
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清淺野
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
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
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

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鞮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媪
得錦鞮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錢由此致富玄
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鞮取而
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
時遺一鞮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
遺羅鞮銘有曰羅鞮羅鞮香塵生不絕二說雖

野客叢書卷之卅
不同皆言妃子有遺鞮事余始疑其附會因讀
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
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鞮郵童愛踪跡私手解
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
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爲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
而爲馬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

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
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
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
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
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
其義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

助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夔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聾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

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爲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爲本音而

單姓王者音宿如後漢王况乃姓宿爾鼂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為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

公據陳留風俗記合云圈公彭祖姓籤名鏗據史記注論語主離騷注籤字音翦只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嶧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苻符二姓

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識文改為苻苻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為符璽郎以為氏故苻堅之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

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
書率以竹爲草少有從竹者如苻節之字皆然
今西漢書符璘多從草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
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
可不知顏魯公千祿書曰從草者爲姓從竹者
爲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嶺東坡以鳳尾諾
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
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
卽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
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
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

物錯萬類陸產尚千石孟諸吞雲夢百二傳秦
京余爲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伴秦京不
惟親切且混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
之三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卽位鑄唐
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
爲輕小元宗卽璟也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煖
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葷此風已見六朝觀
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闍豎共營殺羞云爲天解
菜正其義也

拜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
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

聖容... 卷之九
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
八褻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
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
奇拜一拜也褻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
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邪乃知禹聞善
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
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
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

以此為別自唐武后會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
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又觀北
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
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出日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於
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
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

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脾為是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脾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髀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脾脾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為孰為正也然脾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為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

胛論詩在雉膏羊胛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為彭寵為奴所縛謂妻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余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

大將軍告身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
而身執賤役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
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爲將軍則
知蒼頭奴爲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
頭廬兒注漢名奴爲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
後漢注秦人呼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
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
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

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
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謹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
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
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蓋以此爾
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
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爲也此

聖賢書言卷之九
亦稱子爲公陸賈子何嘗爲三公哉漢書作毋
父溷汝爲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
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
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
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
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嗒二字辨晉書石崇

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
之語此又豈是以嗒爲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
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
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
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履彫枯李太白詩臨
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
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
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爲咄嗟貢父所

野... 卷之九
奉乃別一詩曰咄嗒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
左太冲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
其言已可驗矣况復圖有前作咄嗒字無可疑
者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
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嗒也後漢何休注
公羊曰噫咄嗒也此咄嗒已明驗漢人語矣又
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
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

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
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一麾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
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
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
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此沈存中所言
也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

聖宗書錄卷之九
五
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
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
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素雜記謂牧
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
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
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
之意未嘗謬用余謂黃朝英妄爲之說耳牧之
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

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
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
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
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余謂以景文詩
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
云爾旣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
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爲旌麾
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

聖容詩卷之九
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爲建麾謂用顏詩事
自效之始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
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
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
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
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

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
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爲釵
十二行白詩酬_思黥有金釵十二行之句 自
注思黥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
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
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爲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

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韓白詩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禪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熾熾有以見憲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

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為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霧霏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栢皆凍死况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栢凍死襄楷曰陛下之師曰栢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

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
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如臯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
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
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古樂府張正
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班詩皆以如臯為地名
用之此誤非始於坡余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

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
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
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
笑回

西施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
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施不契勘耳

余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為姓字耳
既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
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
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
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音師古謂魁大貌也言
其可驚梧今人讀為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

生作平聲則別從已見為義乎計魁梧者計度
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按後漢臧洪體貌
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乘至尊杜王
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為其人
計魁梧後魯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
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
安可謂坡公自為已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
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又考漢史贊張

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為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

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為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

聖朝詩話卷之十
及牧之按牧與祐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
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
士大夫賡詠景物如臯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
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
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
中自來多植楓樹

詩品

南史與世說竝曰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

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
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
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
曰顏延年詩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
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鑲
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
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柰何虎豹
姿又云戔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悲死仙之

野宿遺言卷之九
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無所豹
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
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
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
山故名衝開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隗
囂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訐屯山

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
後訛爲始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
子採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
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後
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
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
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
甚多

鴛匹蠟

毛詩弁彼鴛斯鴛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鴛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鴛斯失矣出之庶人之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為鴛按廣雅鴛鴦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為鴛鴦侍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龜蠟郭璞謂蠟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蠟名字林大龜似猶不知似猶乃以胃二字傳

言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然器狀諸蟲有以胃者有以胃鳴者蠟蓋胃鳴之蟲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Vertical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a main body of text or a list.

